

看见潘岱

■陈云超

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。如果说，桃花是春的眉眼，那么，春风就是她的笑靥。又值阳春三月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桃花吐妍为君放。有一个地方，迎来了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桃花观赏季，这就是我的工作地——瑞安潘岱。

以前，都只是路过。直到2023年3月的一天，潘岱街道举办首届桃花节，听说那里的桃花开得很艳丽，我也带着孩子慕名前往，与春天来一场浪漫的约会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几个月后，我居然会来这里工作。7月17日，满怀憧憬与期待，我到潘岱街道报到了，也因此有机会凝眸她俊秀灵动的容颜与清雅出尘的气质，获得既迥异于旧日印象、又超然于他人视角的崭新认知。

在潘岱工作的这600多个日子里，我进村入企、走街串户、爬山巡河，看到了潘岱很多“不简单”，也发现了潘岱很多“不一样”，当再次听到别人说“潘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个殡仪馆”时，我会认真地告诉他，潘岱是晚清一代大儒孙诒让先生的故里，是坐拥一座宝藏水库、三条千年古道、五个现代社区、七公里江岸线、九千米长河和十里桃林、百年石桥、千年古寺、万亩良田的好地方！

到潘岱工作后，上下班沿途的风光最是看不厌。家住塘下，每天清晨驾车从塘梅公路沿104国道线南下，到下山根右转进入瑞枫公路，便与好几路公交车相伴同行，穿过秋坦、小横山、双山三条隧道，与飞云江五桥擦肩而过，在快到温福铁路飞云江特大桥时，矗立在山边的“诒让故里 桃源潘岱”八个正楷大字赫然入目。

打这儿起，再过9个红绿灯，就到达我的工作单位。一路上，“诒让”“桃花”元素在道路两旁不断闪现，标注着潘岱的渊远文脉与现代魅力。从飞云江特大桥下钻过后，豁然开朗，这里是飞云江湖流“第一湾”，飞云江至此河床形态弯曲成马蹄形湾道，从潘岱东南入口一直延伸到西北出口，整个江岸线长约7公里，而在这个湾道，海潮作用于携带大量泥沙的江流冲刷两岸，沙洲隆起、滩涂连绵，泥沼之地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类的长期改造，造就了万亩沃土。沿着瑞枫线一路北上，经由北首社区、桃花源社区，穿过“七国垵”工业区、“鲤鱼沙”田园，在江都社区前垵路口左转，便到了单位，一天的工作就在紧张有序中开启了。潘岱，地如其名，有山有水、融山谐



镇渚古桥(颜小龙摄)

水、山水清绝，是美丽富饶的“鱼米之乡”“水果之乡”，但在历史长河中，一直寂寂无名。至于后来名声响起来，与“桃花村”声名远播大有关系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潘岱的谢岙底村，每当漫山遍野的桃花争相吐妍，总是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，城关的学生也会结伴前来游学。潘岱因“桃花村”出名，又打造了更多的“桃花村”，这也促使我用脚步去丈量、用手去触摸、用心去感知潘岱的风土人情。

从地图上看，潘岱北宽南窄，像极了一片悬垂的桑叶，地势东高西低，东北部的青岙山最高峰海拔476.1米，是全境最高点，西南为河谷平原，全长8920米的潘岱长河贯穿全境，就像主叶脉；如灵蛇蜿蜒的蛇河带河等众多水流密布，就像侧叶脉，南北诸水全部汇集注入飞云江；腹地地势平坦、土地肥沃，全域水稻田面积超过10000亩，成为瑞安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功能区。

潘岱名字的由来，有两种说法，一是据《瑞安市地名志》，潘岱原名“潘埭”，因潘姓筑埭得名，后讹称潘岱；二是瑞安望族“盘谷孙氏”聚居于此，“盘谷”即营盘狭谷之意，“潘”是由“盘”(意同“蟠”)演变而来，“岱”则是由“埭”演变而来。世

居潘岱的先辈们，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，在这里披荆斩棘以启山林，开辟了十二盘岭、驮山岭、大千岭三条通往外界的古道。不论从哪条古道，都可以登顶北宋时期军事关隘——李山寨，坐寨西瞰飞云江奔腾不息，江中洲渚如珍珠点缀；东眺大罗山青峦叠翠，温瑞平原河网密布，美丽景色尽收眼底。在十二盘岭古道的两边，坐落着百亩“清明早”茶园，苍枝嫩芽传递着潘岱作为瑞安“清明早”茶叶原产地悠悠几百年的清香绵长。

与“清明早”茶园同在仲容社区的寺前村，有一座四面环山、一溪抱寺的“明惠寺”，建于石晋天福三年(公元938年)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寺，寺前村也因正对该寺大门而得名。就在明惠寺正前方不远处，有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单孔石拱桥“镇渚桥”，桥洞跨度7.7米、高6.7米，两侧各砌有一石拱门方便通行，桥体全部由鹅卵状的天然溪石堆垒而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很多人都知道，集云山上有座“集云山水库”，归属锦湖街道，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，集云山上还有一座水库，即位于潘岱街道北部的“梧岙水库”。在这个由集善社区和仲容社区合围的水库四围，潘岱街道近年来精心打造了“十里桃林”，那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的一片片粉红，或以“桃花嫣然出篱笑，似开未开最有情”含苞待放的姿态，或以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”娇美怒放的红艳，热情似火迎接四方宾朋的到来。几天前，就在这里，举办了瑞安市第二届健身徒步大会，漫山遍野盛开在春风里的桃花，也盛开在人们欢喜的心坎里。

大美潘岱，气象万千，因着对桃花的钟爱，这许多年在全境遍植桃花，这里俨然已成为拥有“十里桃林”、挺立“万株桃树”、盛放“亿朵桃花”的“桃源秘境”。我想，前来赏花、采茶、踏青的你，也应该会有这般体验吧。

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

■郑明理

到达昆明后，在云南工作的成好同学极力推荐我们一定要去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，说肯定会有收获的。

昆明是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，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又坐落在美丽的翠湖公园边，可想而知它的环境有多美！

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我们来到翠湖西岸，眼前有一座明黄色建筑，如同金甲披身的武士静静守护着春城，它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。讲武堂建筑中央拱门上方的校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拱门前蹲候着两只石狮子，仿佛随时向人们诉说这里发生过的不凡故事。

步入拱门，我们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，去寻访这所“百年军校·将帅摇篮”。博物馆的展览分为“讲武堂的创办”“辉煌业绩”“将帅录”三部分，这里展示的老照片、书籍、手稿、信函、军事器械等实物，从讲武堂的创办娓娓道来，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这所军校创办于1909年，原称云南陆军讲武堂，中华民国建立后，改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，至1935年停办，共培养培训学员8800余名。它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及东北陆军讲武堂并称“民国四大军校”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院校。这里毕业的学员遍布全国，将帅辈出，在历次护国战争中，他们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里曾走出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两大元帅——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。

展厅里，复原的教室、寝室，保留的教材、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，操练的内容和要求，内务的规则和章程，让我们体会到当年军校严谨的教学、严明的校规、严格的纪律，“严”字当头，培养了一届又一届英勇无畏的学员。

展厅里，一件件老物件和一张张老照片，让我们感受到学校注重“尚武精神，爱国热心”为核心的精神训育，学校制定了“坚韧刻苦”“公忠仁勇”“智信勤严”“忠勇诚朴”等校训，激励学员刻苦学习训练，报效国家。

展厅里，一个个故事和一段段历史，让我们明白了讲武堂与近代中国重大历史运动的关系：重九起义终结了封建统治在西南的根基，护国战争捍卫了共和的政体，抗日战争彰显了中华民族血性的觉醒……讲武堂将“坚忍刻苦”的军人品格与“民族气节”的家国情怀熔铸为精神丰碑，并发扬光大。

展厅里，一首校歌特别震撼人心：“风潮滚滚，感觉他黄狮一梦醒。同胞四万万，互相奋起作长城。神州大陆奇男子，携手去从军。但凭那团结力，旋转新乾坤。哪怕它欧风美丽，来势颇凶狠。练成铁臂担重任，壮哉中国民！壮哉中国民！堪叹那世人，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。二十世纪风



潮紧，欧美人要瓜分。枕戈待旦，奔赴疆场，保家卫国，壮烈牺牲。要知从军事，是男儿本分。鼓起勇气向前进，壮哉中国民！壮哉中国民！”

展厅里，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蔡锷将军、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。

蔡锷将军1911年2月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，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课教官。他在讲武堂的教学为滇军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，朱德曾称他为“老师和指明灯”。辛亥革命期间，蔡锷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共同领导昆明重九起义，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。后又发动护国军起义，亲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，与北洋军激战四川，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。他担任云南都督时关注军校改革，推动了学校制度化发展。

朱德元帅1909年11月考入该校丙班步兵科，回忆起这所军校，他曾感慨地说：“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，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、最新式的了。他收学生很严格，我竟被录取，非常高兴。”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军事生涯的起点，1911年重九起义，他带领讲武堂学生冲锋陷阵，与蔡锷将军并肩作战。他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，这又是他参加民主革命的起点。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显赫的军事生涯和革命生涯。

叶剑英元帅的毕业证书特别醒目，他是“第十二期炮兵科最优等学生”。他19岁时中学毕业，随后在马来西亚的一所中学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。1917年，云南讲武学校在南洋招生，他凭借出色的才华被录取，开始了炮兵科学习之旅。两年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并被分配到滇军中担任要职，由此踏上了辉煌的从军之路。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蔡锷的果敢、朱德的坚毅、叶剑英的智谋，是啊，“他们从讲武堂走向战场，用生命铸就了民族脊梁。”

……

从博物馆出来，站在翠湖公园，回望讲武堂，思绪起伏：它不是一座简单的博物馆，而是一座时代的丰碑！

书包、远足和老鼠咬的那个洞

■项文蓉

我年逾八旬，最近时常会想起一些往事，其中就有关于书包的记忆。

我读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不用书包。上下学时，他们把书叠在一起，用胳膊夹着，特别是男同学，显得很有派头。我却一直坚持用书包，那是妈妈用蓝底小花的花布手工缝制的，把书包的背带套在脖子上，再穿过左手，书包就牢牢地贴在我的身上了。

书包除了放书、簿、毛笔、铅笔等文具外，还另有用途。

大约是在1950年春天，我十岁，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学校组织学生星期天到愚溪远足，用现在的说法是徒步旅游，那时候没有其他交通工具，只能徒步。

老师星期六宣布这一消息时，我和同学们太高兴了。放学后马上回家，量好米，端到隔壁同学家，她家有石磨，可以将米磨成粉。我与同学搭档：磨她家的米时，我负责添米；磨我家的米时，她负责添米。

磨粉是第一步，紧接着还要把米粉做成饼。米粉拿回家以后，我不会做饼，我就站在边上看妈妈做。妈妈将米粉倒在盆子里，在碗里放一些红糖，再倒上适量的水，红糖化开后，她将红糖水倒在装米粉的盆子里，用手反复和米粉，然后将和好的米粉搓成一个个圆球，再把一个个圆球放在砧板上压扁，变成手掌心大小的圆饼。

我负责烧火，不停地往灶洞里添柴火。妈妈往铁镬里倒一些菜油，镬热了以后，用锅铲将菜油均匀地涂在镬面上，然后将一个米饼贴上去。我时不时地站起来看看，听到镬里“滋滋”的声音，闻到米饼的香气，内心无比欢喜。

米饼做好后，妈妈将米饼一个一个夹出来，放到盘子里，让它们慢慢冷却。

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将米饼用牛皮纸包起来，放在书包里。今天远足的中餐就是米饼了。

愚溪位于我家乡瑞安城关的北面郊区，那天参加远足的同学很多，老师带着我们从东南小学(瑞安市虹桥路小学前身)一直往北走，大约走十里多路就到了。

愚溪有山、有水、有瀑布，溪水终年不断，溪水中还有汀步。我们把毛巾放在溪水里冲刷，拧干以后摊在大岩石上，大太阳很快就把湿毛巾晒干了，被溪水冲刷过的毛巾特别白，闻起来特别香。

我们还去了瀑布，山水从高处一泻而下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，非常壮观！这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。

我们在愚溪的山水间尽情地玩耍、嬉闹。下午老师带我们回来时，我简直流连忘返了！

走了一天的路，晚上很早就睡了。

第二天起床后，突然发现书包破了一个洞。这个洞圆圆的，跟米饼一样大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被老鼠咬的。昨天剩下一个米饼，忘了从书包里拿出来，米饼那么香，竟招来了老鼠。我心疼极了，书包与我朝夕相处，竟然被老鼠咬了。我们那个年代，没有富裕的物质，我看书包其余地方都还是好好的，还可以用，我就跟妈妈说帮我把这个破洞补一补。妈妈二话没说，马上用原来做书包的剩布把这个破洞补上，虽然补上去的布与旧书包的颜色不同，但我还是坚持着用了好几年。

75年白云苍狗，愚溪的水声仍在记忆里喧哗，那日山间的风、鼠啮的痕、补丁的温度，依然鲜亮如初。

十八江与塞纳河间的咸香

■彭茂桐

人老了真奇怪，眼前的事，一眨眼就忘得一千二净，而那些陈年旧事却历历在目，仿佛都是昨天才发生似的。你说怪不怪！

四十多年前，温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，住进一位来自巴黎的华侨女患者，当时我的爱人患的也是血液病，于是，两个女人就住进了同一个病房。

女华侨名叫彩虹，看样子四十多岁。男的比她稍大些，丽吞人(当时丽吞还归属咱瑞安的)，陪她回国治病。夫妻俩在巴黎经营一家中餐馆，虽然在异国他乡时间很长，但乡音无改，满口瑞安话，“塘下腔”！

听说他们是华侨，我脑海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他们很有钱！这其实从衣着上也能判断得出来。

我悄悄地对爱人说：“少跟他们套近乎，富人总是看不起穷人！”我一介农民身份，那时才勉强解决温饱问题，出于自尊，本能地与“富人”保持距离。于是，起初两家很少交流，一个病房虽然只有两个床位，但我们几乎“旁若无人”。

倒是彩虹人缘好，一副旺夫相，虽然患了重病，仍很乐观，经常有事没事主动与我们拉家常。终于知道，她患的是疑难病，国外医治无效，转回国内治疗。没过几天，我们两家开始从不说话到无话不说了。

彩虹的老公姓李，因年龄比我大，我称呼他老李，或者干脆喊他“华侨佬”！



一天中午，老李在吃饭，我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“天哪！这不是虾蚬蒸肉吗？你们怎么也吃呀？”我情不自禁地问。

见到我吃惊的样子，老李笑着说，这虾蚬肉呀三天没吃就想，它在巴黎也很受欢迎，即便是一些老外，这几年受我们温州人饮食的影响，对虾蚬也情有独钟呢，而在巴黎的温州老乡，对虾蚬更是趋之若鹜，每次从国内带几斤过去都会被抢光。“我这次回来，若不多吃一点儿，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这张嘴啊。”简直是赞不绝口！这“华侨佬”把虾蚬夸得太玄乎啦。

说起虾蚬这道美食，许多瑞安人都不陌生，即便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，一些人家的餐桌上仍会隔三岔五地出现虾蚬，尤其是做好一碗米线，

加上一勺带醋的虾蚬汤，那可是绝配呀。而用虾蚬蒸五花肉，吃后更是回味无穷！

在温州，似乎只有瑞安产虾蚬，而瑞安产虾蚬的地方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周垵公社十八江大队，即现在的云周街道十八江村。这里是离东海口十多公里的飞云江下游，江面上捕捞到的虾蚬可算是优质，尤其在潮水涨平且马上要落潮这个时间段捞到的虾蚬，特别干净肥胖。用食盐现场腌制起来，再经过高温自然发酵一段时间，就更加芳香四溢，美味诱人了。

我告诉老李，过几天我回家带几斤自己腌制的优质虾蚬送他。后来，我回家用罐头瓶装了五斤虾蚬送给老李夫妻，把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彩虹说：“这五瓶虾蚬带出去，巴黎的老乡们必须要拿拉菲红酒来换！”说着还竖起了大拇指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……

时光荏苒，四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记忆犹新。今天，站在十八江村沿江路的防洪大坝上，再也看不到当年村民捕捞虾蚬的繁忙场景与码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了，再也听不到那些来自乐清、平阳的虾蚬商贩的吆喝声……

但十八江村的江面上偶尔还能看到少数仍在捕捞虾蚬的“散兵游勇”，是他们的辛勤劳作，使虾蚬这道美食在温州得以传承，并不为时代所淘汰，美味依旧。